

SONGDAI ZIQIGUO

宋代自杞国

一个神秘的彝族地方政权

◎ 侯德勋 白兴发 张纯德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本书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宋代自杞国

一个神秘的彝族地方政权

◎ 侯德勋 白兴发 张纯德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宋代自杞国：一个神秘的彝族地方政权 / 侯德勋，
白兴发，张纯德著。--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416-9413-4

I . ①宋… II . ①侯… ②白… ③张… III . ①彝族 -
古国 - 研究 - 云南省 - 宋代 IV . ①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7724号

责任编辑：胡凤丽

叶佳林

罗璇

戴熙

整体设计：娄倭

责任印制：翟苑

责任校对：叶水金

赞助单位：昆明佳邦教育 (www.kmjbjy.com)

镇雄县华祥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650034)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23 字数：602千字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定价：128.00元

序言

鉴识宋代自杞国的文化遗物

你可以喜爱或不喜爱古代历史，但不能对历史无知。必须让古籍古董里的文化活起来，那里有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从中可以吸取优秀文化的思想精华，传承民族精神命脉。

宋代西南夷区自杞国的文化遗存物多为古朴的石器、陶器，艺术性不低，而经济价值不高。青铜器因其与古滇国青铜器重合，很难分清，故不便重点研究。因此，这里的收藏主要是收藏文化，收藏历史，进而研究南宋时期与鸟蛮密切相关的文明进步状态。



一、拟为宋代产物

古人杂记，只言片语说自杞；遗物无言，蛛丝马迹显古国。要以民间收藏的陶石遗存物展现一个鲜活的消逝远去的古代乌蛮方国，只有知难而进，重点从研讨其文明进步的状态入手。生产力和生产工具，劳动产品的质地和工艺性状，能直观地分辨出古拙的或是精美的器物。求精求美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有拙有精必然有中间型的过渡产物，参看图示。

1. 收藏的自杞国陶器石器似乎与元明清文物无关

元明清是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时期，对金银珍宝瓷器的追求趋向一致，工艺水平近于顶峰，云南玉溪元青花、建水细陶也脱离古陶而新生。明朝直接从景德镇引进多家陶瓷专业户到华宁生产近现代陶瓷，迅速从文物的古拙改进型转向精品层次。因此，自杞国时期的文化遗存物与之无更多的联系，分属两种文化类型。

2. 与大理大丰乐出土的火葬实物相近

大丰乐古墓地位于凤仪镇南五公里处，是南诏大理有代表性的乌蛮火葬墓地，经历了唐宋元明，约七八百年，在明朝中后期也有土葬墓进入。凤仪在唐宋时期是南诏国、大理国统治的中心地带，社会生活必然反映在墓地之中。在《大理大丰乐》的编写研究过程中还把曲靖珠街八塔台墓地、泸西和尚墓地等的发掘成果一并纳入研究参考史料范围。因此，无论是火葬用具或是随葬物品都形成了可供参照的样品，其图谱均有代表性。从多种类型和纹饰的火葬缸、火葬罐、盖板、石板等葬具，杯、碟、碗、盏、罐、豆、陶俑、动物俑等随葬陶器及金属器、古钱币等等均在自杞国遗存物中留传。变化小的是南宋陶器及金属器、古钱币等，变化大的是南宋时期，战马经济带来了新的变化，中原文化和科技沿着战马古道源源不断地（长达100多年）流向自杞国及鄯阐东都地区。宋代北方战马来源困难，着力开拓“南部马市”，结果是川马（路）不畅，广马畅，因此经邕州（南宁）横山寨到自杞国诸部至滇池鄯阐（昆明）的广马通道（战马古道）兴盛起来，既为宋朝抗敌提供了重要国防物资，又推动了自杞国及滇东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大步前进，民间遗存的物质文化自然也在大丰乐墓地遗存物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发展。简朴的火葬遗存文化有限，民间遗存物更显载历史的分量，更是珍稀难觅。

3. 美术系教授的土陶考察

据2012年7月2日《春城晚报》：“2010年，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副教授王芳按照自己设计的‘土陶路线计划’走遍了云南各个州市，寻访民间手艺人，追溯云南土陶的渊源与发展”。据王芳介绍，早在四千年前大理宾川白羊村的居民就已经知道如何烧制出较好的土陶器，楚雄元谋大墩子遗址中发掘出土的鸡形陶壶更是被鉴定为史前艺术品。唐宋时期，云南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陶制品，有高不盈尺的武俑、乐俑、舞俑，有安于屋檐的鹤吻、瓦当，有火葬用的塔刹形葬罐及墓群中大量的动物陶器等。明清之后，云南的陶器生产更为普及，并逐渐发展成延至今日的“云南五陶”：“建水紫陶、华宁绿白釉陶、黑陶与白陶、金沙陶、东川琉璃陶”。在研究自杞国陶石文化遗存物收集的古陶器物与王芳副教授考察的结果相吻合，当然宋代自杞国的遗存物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4. 南宋时期乌蛮文化交流的亮点

公元1100年前后，中国南方相继出现了后大理国、自杞国（及罗殿国等）和新生南宋政权并列的状况，因为战马经济带动了物资交流、文化交流，人员和科技的广泛交流。这些交流文化



古拙的器物



转型提高期的遗物



精美的器具



宋代自杞国

——一个神秘的彝族地方政权

留下了闪光的历史文化遗存物，如与岭南佛教传播有关的安宁曹溪寺，与南宋皇家工匠有关的拓东地藏寺经幢。很受乌蛮传颂的“包青天”民间文化，留有“三把铡刀”和侠义石像为遗存物。文化沿战马古道的人流而来，包氏后人早有迁徙云南者，禄劝乌蒙乡的包姓至今已传承到32代以上。云南包公研究会近年铸有包公铜像安放于乌蒙包氏祠堂中，供缅怀和瞻仰。最突出的是南宋抢救收集散失国宝、文物资料，大规模地仿古及抢救文化财富的活动，在自杞国也遗存相关器物。即以石代铜，以陶代铜的仿古文物，并且与夷人文化整合，如火葬用具、随葬物品和巫教神像、民间工艺品结合发展的宋三彩遗存物。陶制的长信宫灯、陶觥，石头雕制的石鼎、石豆、石壶以及玉俑、石佛等等。同时还有夷方文化升华的艺术品遗存物，如国王、王后、少年天子陶像，“湖仙戏弥勒”陶像……除了物件造型、材质、色彩、纹饰之外，有些还有古汉字、古彝文，会增加闪光的亮度。

二、文化价值更大

这些文化遗存物是边远地区民造之物，多显古拙的特色，既无名人效应，更无皇家标签，也无国宝档案的标准样品。因此，其文物价值、经济价值就很难评说。这些来自彝族乡镇的民间遗存物对研究彝族历史和民族文化，历史价值大，文化价值更大。这也许就是范文澜先生称为“山野妙龄女郎”的彝族文化。

1. 宋代历史的特色

宋代兴盛的手工业市场经济和士民文化推动劳动力、创造力的解放，社会文明在某些方面大



云南山茶

步前进。但是，东京汴梁（开封）还真是被撞破的大油缸，香流皆北飘，难民向南流。两帝被掳掠，京都国宝尽丧失。于是，抢救中华文明，收集和保护国宝，仿造古代文物的行动在文人和名师的推动下风行华夏。就在这段时期，战马古道的另一端自杞国、后大理国着实创造有与中原文化有关的宋代三彩遗存物，以陶代铜，以石代铜开创制作周秦汉代的古青铜器型遗存物，汉唐宋风格的艺俑，汉唐兵俑马俑，当然也带动夷方特色的陶俑、玉雕石刻的发展。无可辩驳地说明自杞国与南宋的文化交流广泛而又深刻。例如，后大理国的李观音得等人于公元1173年也到横山寨市马、诵经。

2. 小物件蕴含大文化

在彝乡往往会遇上很不起眼的小物件或传之久远的人为制器。制作的工艺技术似乎失传，或者说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已无人再学无人再传这些技艺。这些物质文化遗存物和加工技术及人体行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比彝族文字符号记载的文化更加脆弱，更难保护传承。对一些小物件认真深入研究，还真蕴含着大的文化，例如小铜人又叫“寸金人”，是已婚妇女腰带上的饰物，祈求生育儿子，传承香火。彝族父系社会里父子连名，因此传宗接代是头等大事。高仅4厘米的“调兵虎符”，物证战国古代发兵传说。彝家玉戮拟认为是南宋时期战马贸易中自制的衡器，当时流通的货币金银铜铁都有，铸制单位混乱，代用货币也多，以此检测分量。再如陶艺造像“湖仙戏弥勒”蕴藏着抚仙湖的种种文化传说，表现出乌蛮部落生活快乐的一面。“少年天子阿谢（细）国王神龛”充分表现在治国实践总结的自杞国理念。螭龙石琴是古代天籁之音演奏乐器。子君阿鸟是传承几千年的吹奏乐器，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子君彝族刺绣、建水彝族花灯也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外，有些人文景观经常在报刊上书籍中出现，如三台山大黑天神造像、拓东经幢、永历皇帝逼死坡、勐腊李定国祠等等，单独说就是孤立的文化信息，难以了解那段或神奇或悲壮的历史。还有一些命运更差的遗存物，流落山野腐土中，撒落河塘污水下……如“天乳御酒印”、南明五十多枚官印。有感南明没有南宋的命运，封官赐印、御酒盛宴，帝王之术、亡国之根。

推测民间遗存的零星小物件还多，若能广泛收集民间遗存之物和流传之事，自杞国这部“无字天书”将是多么丰富多彩。可惜人不等人，时间不等人。总之小物件中蕴含着大文化，小地方也会承载大历史。古妆艺俑的遗存表现夷民对中原文化的追求，喜爱轻松欢乐的生活。战马陶俑的遗存表明自杞国与南宋政权命运相关。相扶河山百余年，战马古道紧相连。乌蛮的抗蒙战争：立马横枪站山梁，誓与江山共存亡。若明若暗地表现新生的南宋和自杞，经济互利共赢，命运同生共死。

3. 文化遗存物折射光辉的历史形象

公元2000年翻开了中华历史的新篇，’99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春风吹动了昆明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的年轮。在最后人生的大转大折之时，又是机遇和缘分促使笔者再努力读书求知，深度认识和收集彝乡民间遗存之物，如4000余枚玉片结成的两件衣物，上百个乐俑舞俑，近百件祭祀陶器和仪仗石器，七八十件马俑兵俑，三四十尊玉俑石佛，以及数量可观的陶石仿古器物和工艺品。观其阵式之大、气势之强，非同小可，必与番邦王侯相关，文化遗物分散流落之状，推测是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之遗物结局。

物传形（形状、形态），字传灵（灵感和精神含义）。这些物质文化遗存物有些是生产生活实用器物，直观表现实际的社会文明进步，有些是高于生活的精神产物，非得借助字和画这些符号密码来认知其内含。例如几十匹战马和马匹的物件，直观地认识是这里的人民喜爱马，这里

州市新闻

李定国祠将扩建为 逼死坡头说兴亡

此外，曼陀铜塔原址上要新建4万余平米

2013.11.10 星期日
首席编辑 李国豪 图编 张莉 版式设计 校对孙慧

詹霖(昆明地方史研究者)



正在翻修的李定国祠



永历帝朱由榔在昆明殉难处 网络截图

本报讯 记者获悉，西双版纳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与勐腊县政府日前签订协议，以捐款700万元善款的形式，帮助完成概算投资总额为1105万元的曼陀铜塔和李定国祠堂两个城市的公园的建设工程。

位于勐腊县勐腊镇东北侧曼嘎村山坡上的李定国祠，又称“汉王庙”，是祭祀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大西军领袖李定国的祠堂，1987年12月公布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11月，勐腊县政府再次决定对其进行维护维修，并根据城市文化和旅游的发展需要，计划将其扩建为以“祠堂为保护中心点”，地形分为三层，供市民和游客

参观和休闲使用的城市公园。

同时，在城南两公里处的曼陀铜制塔原址上，新建占地面积40759.20平方米的曼陀铜塔公园。曼陀，修建于清代(碑记载为傣历1125年，公元1763年)，1985年3月15日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1月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协议，李定国祠堂的工程项目包

游道、绿化带、休息亭、景观台、公厕、停车场的建设等，预算投资200万元，并将于10月完工投入使用。占地为40759平方米的曼陀铜塔公园，工程建设费用总投资500万元，总共700万元，均由西双版纳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捐助。 首席记者 戴振华 摄影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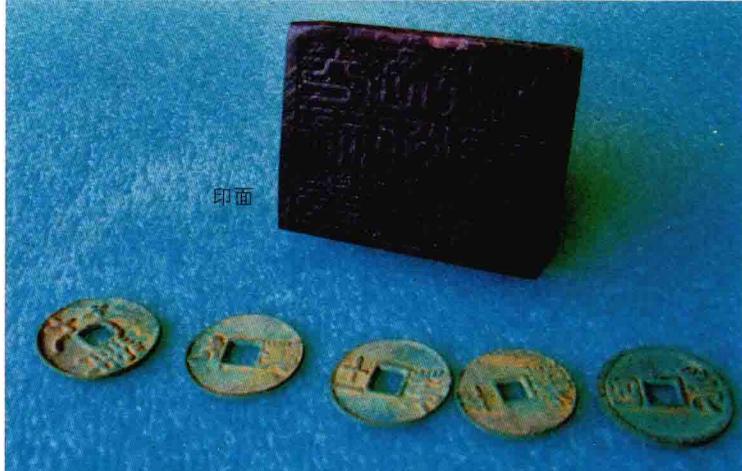
大西军余部结成统一战线，力量相

对较强。
1656年，朱由榔被反清复明的大西军将领李定国从贵州安隆拔驾到昆，把五华山上孙可望的奉王宫作

为皇宫，好生安顿一番。

但永历帝在昆明没过几天安稳

日子。清顺治十五年(1658)底，吴三桂的大军挥戈而来。情势危急之时，永历帝与群臣商议，斟酌权衡了天时、地利、人和，确实感到不能继续留昆，最后决定向滇西撤退，势急则再撤往缅甸，势缓则据滇西自保。



光禄寺天乳御酒房印（左）及赌博用品（右下）

(封官赐印 御酒盛宴 帝王之术 亡国之根)

自然条件好养马，最多认识到古代此地为农业、畜牧业共同存在的兼营的社会经济类型。但随着“南部马市”钱币的发现和认识，则顿时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广西路”上的众多马俑是南宋自杞国的遗物，与宋代战马经济有关，与南宋抗战有关。地方史中无记录，元史中也不录自杞国的踪迹。近年南宋桂林官员、邕州官员的手记文稿重新整理出版，自杞国算是重见天日。

总之，不断地读书学习，执着地追求历史时空的陨星，终于有了一个能自圆其说，基本满意的结果，文化遗存物折射出一段光辉的历史形象。

第一，寻找回一颗历史的陨星。在浩瀚的史学书海中寻找早被淹没的方国信息，真是大海捞针。好在早有人下海淘宝，相互协助，终在南宋桂林、邕州等文人官员的文字珠玑中找到了自杞国的音信。这是一个“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胜兵十余万大国也。”是一个战马经济致富，“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两）”“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一个与南宋王朝相始终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幅员辽阔，位处南宋王朝广西一路与大理之间。”自杞国的结盟部落活动在南盘江和北盘江流域，西至滇池，东至红水河（两盘江汇合后称呼），北至贵州六盘水于矢部，南至元江（红河）两岸。自杞国存在约160年（公元1100年至1259年）左右，经历了自杞、阿维、阿巳、阿谢、阿摩、那句六代国王。弥鹿部大土司是盟国头人、都大鬼主，其都城弥鹿笼（必罗笼）也就是自杞国的都城，遗址在今泸西县旧城镇。弥鹿笼毁于元蒙时期蒙古兵进攻的战火，遗留砖瓦被搬移到骑鹤山西麓，建城未果，后称半个城。

第二，填补自杞国物质文化的空白。首先是故址遗存物，历经千年风雨，今日还能见到旧龙寨、弥鹿笼遗址、扎营山祭坛、阿龙古墓发掘照片、烧人坡、古墓群等遗址和爵册古村落。其二是战马边境贸易带动了文化的交流、夷化（引入、创造）及升华，有机缘收集到一些小件的物质文化遗存物，重点是有地方特点的陶器和石器遗存，表现出自杞国社会生动鲜活的形象和文化状况。①彝人的火葬与自杞国宋三彩；②宋代仿古热与展示玉衣；③千年文艺陶俑大会演；④古人工艺石雕汇集展；⑤乌蛮祭天及自然崇拜；⑥夷人民俗和民间文化……

第三，战马古道、铁血疆场。南宋时期，滇桂黔边境有双赢的战马贸易，既支援南宋维持半壁江山150多年，也使自杞国富强，拓地数千里，胜兵十余万，独雄于西南诸蛮。元蒙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实施“迂回西南，围歼南宋”的战略计划。初始忽必烈兵薄大理，实行“止杀令”，迎降入城，凯歌颂歌只身胜利北归，留兀良合台统兵继续征战。自杞国诸部乌蛮民众视死如归，刚直正义，反抗入侵。其逐部逐城抵抗而惨遭连连屠战，但打乱了元蒙速胜的战略，十万蒙古精兵铁骑也惨遭重创，陷入战争泥潭六七年之久。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找回神秘的历史是文人的天职。心有余而力不足，恳请众师不吝赐教。

前言

自杞国，是历史上的一个彝族地方政权。十二三世纪，自杞国活跃于今云南、贵州、广西地域范围的政治舞台，大体与南宋王朝相始终。其「贩马致富，拓地数千里」「有精锐步兵十万，骑兵万余」。由「蛮酋相争」到「独雄于诸蛮」，自杞国抒写了一段传奇、神秘而又可歌可泣的历史。



宋代自杞国

——一个神秘的彝族地方政权

自杞国，地处南宋与大理国之间，其鼎盛时期幅员辽阔，北到贵州六盘水曲靖（云南），南达红河，西抵昆明，东接贵州与广西分界的红水河。自杞国，是当时滇东、黔西南地区以乌蛮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也主要是“叟莫徙蛮”之裔建立的。“叟摩徒”即“徙莫祇蛮”，汉晋时期未见史载，当是南北朝之后从叟、昆明族中分化而来，至唐初与乌蛮为同一族系的民族群体，至明代则被称为“罗罗撒摩都”。南诏兼并东部爨区，“徙莫祇蛮”仍居于今楚雄往东至澄江、玉溪一带，随着人口增加，不断向东向南扩展，至南诏末便形成了罗伽部（澄江县境）、阳宗部（呈贡至澄江县北阳宗）、步雄部（江川县境）、休制部（玉溪）、弥勒部（弥勒县境），其余部分散居石城（曲靖）、步头（建水至红河北岸）等广大区域。大理国时正当大小领主争权夺利国势衰退社会动荡之际，东爨乌蛮三十七部相继称雄，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占据贵州黔西南地区自立罗殿国。此时“叟摩徒”各部继续发展壮大，向东发展到今广西边界，建立了“自杞国”。《岭外代答》卷二说：“自杞四程至古（石）城郡，三程至大理之境，名善阐府”。明、清地方志称之为“子间”“子君”“子精”，与“自杞”同音。自杞位于滇池附近富庶之区，坝区农业和山区牧畜业都较发达，每年在广西横山寨和宜州与中原有着频繁的贸易。

南宋时期，关于自杞国的记载，大多与“广马”相联系。而从南宋邕州官员吴儆的文章及周去非《岭外代答》等记述中，亦可反映出自杞国与中原南宋之间的联系。吴儆《邕州化外诸国俗记》：“自杞东与阿者罗殿为邻，西至海，石城为邻”“南与化外州山僚，北与大理，东与西南夷为邻，西至海，亦与石城为邻”。大理、自杞“两国各有盐足自给，其酋各自称王”“……自杞国广大，可敌广西一路，胜兵十余万，大国也”。建炎四年（1130年），宋朝廷命广西提举峒丁李域于邕州（即南宁）置使买马，绍兴三年（1133年）春“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时任知静江府并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提及广西周边民族状况：“南江（右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范成大于乾道九年（1173年）赴广西任至淳熙二年（1175年）离任赴四川正是自杞国势力强势发展之时，“自杞本小蛮，尤凶狡嗜利，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刃向人，亦尝有所杀伤。邕管亦杀数蛮以相当，事乃已”。淳熙四年（1177年），自杞一酋领必程“持其国书”至邕州与南宋地方官员交涉并提出请以“乾贞”为年号。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知广西路静江府（桂林）张栻有一则奏议：“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幅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重。自邕之西北牂牁、罗殿、自杞，西南有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其《静江府厅壁题名记》一文，记广西路羁摩州，“其外则有小蕃罗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属环之，其外则交趾、大理等国属焉”。自杞、罗殿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随着自杞国势力膨胀，“自杞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自杞与罗殿纷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宜州官员最后不得不答应自杞国的卖马要求，“为之量买三纲”并与之约“后不许此来”。自杞“每冬以马叩边”，于是“朝廷南方马政专在邕，边方珍异多聚邕矣”。南宋与自杞在淳熙三年的一次冲突后，权知邕州吴儆即上奏朝廷，“邕州化外诸国，如大理，如罗殿，如西南蕃，皆远小僻陋，各有安于无事。安南主少国危，悖臣用事，兄弟交兵，连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来，国势强盛，独雄于诸蛮。……异时为边患者，必此蛮也。”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说：“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所划出的行程路线可知，自杞国在特磨道（广南之北），自杞国的南境紧以特磨道为邻，则自杞国的南境即于今广南县西北部的丘北、弥勒、泸西县一带。可见，自杞国的范围，包括今贵州省的兴义县和云南省的罗平、师宗、



泸西、路南、丘北等县在内。”王继超、陇光国《普安简史》认为，“自杞国的范围包括今贵州省黔西南州的兴仁、兴义、普安、安龙和六盘水市盘县，云南省的罗平、师宗、泸西、路南、丘北，广西隆林、西林等。”宋人《竹洲集》卷一《论邕州化外诸国》载：“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自杞国人把贩马作为主要经济支柱，通过战马贸易，自杞国迅速致富，势力超过了其他番国。自杞国是一个以贩马立国的彝族地方政权，常以部落结盟的方式扩大其势力范围，具有很大的流动性，故其疆域不会长期稳定不变。

自杞国，约存在于公元1100~1260年，自杞国之于南宋，实际上一直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及至蒙古大军压境，也坚壁清野，游弋于南盘江一带，英勇作战，坚持了数年不屈不挠的殊死抵抗。即便自杞国覆亡后的几十年中，其所属各部的反抗仍在持续，部分土酋、土官的叛乱、起义不时发生，迄今在民间还有“杀家鞑子”的传说。

长时期来，由于资料的阙如，关于自杞国的研究，隐隐约约，有如“浓雾里看花”。近二十年来，对自杞国较为关注的学者，如史继忠《自杞国初探》《自杞国再探》、刘复生《自杞国考略》、白兴发《自杞国史事考述》等已有专文论述，其他如侯德勋、杨永明、张金明等则有一些文章刊于《云南日报》《春城晚报》《假日旅游》等报刊杂志或有关彝学研究论文集之中。欣喜的是，杨永明于2008年在云南出版了《揭秘滇东古王国》。《揭秘滇东古王国》视野开阔，图文并茂，富于爱乡爱国热情，四处捡拾自杞国文明碎片，经二十多年探索考证勒成专著。对滇东古长城、盘江古战垒、千年土窟城、乌蛮陶文化，以及自杞国都城与国王、抗蒙战争等进行专题分析阐述。著述个性鲜明，对自杞国作了很好的基础性开拓研究。王继超、陇光国于2014年在贵州出版了《普安简史》。《普安简史》则对唐宋时期于矢部的崛起与周边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于矢部与大理国的关系、于矢部与自杞国的关系、于矢部与自杞国加盟、于矢部与罗殿国的关系叙述尤详。认为于矢部阿外惹部把中心建在毗那（皮纳）山下，被称为“毗那”或“毗那国”，毗那先后有“毗那”“毗那大蛮”“毗那国”“毗那自杞国”四种名称，或是独立或是“毗那国”与“自杞国”合二为一成为“毗那自杞国”，成了自杞国的一部分。

泸西阿庐古洞公园，大门上有一幅上下联各为121字的长联，由泸西当代名儒陈天一老先生所撰，草书刊刻。长联语言精炼，内涵深邃，明确记述了乌蛮自杞开拓弥鹿川的史实。“土著拓疆，廿三世猛虎豁出圭盘旷宇，同并揭竿（建立大理国），乌蛮捣鄙（建立自杞国），呼阿庐（弥鹿部），呼自杞，呼广西（元为广西路，明为广西府，清改广西州）”，概括了泸西地方历史的风雨演变。在圭山、南盘江沿岸广大地区，也有着唐宋至元明时期的各种遗址，出土了大量铁器及陶石文物。泸西县城以东，三塘乡境内还完好地保存古时的烽火台，向阳乡阿英里还有古战垒，铁蹄马道一直向东南延伸。泸西旧城一带有土司扎营山祭坛，古城留有基石，据学者的研究是自杞国国王所居的都城弥鹿笼（必罗笼），毁于蒙古军进攻的战火。有元代吉双站赤，为吉输部方土司驻地，也是广西路总管办公场所，宗祠内留有大型壁画“土司出巡图”。永宁乡城子村，一座布达拉宫式的城堡，是为明代昂贵接任土知府，占白勺部飞凤山建土司府及永安城，后来昂贵犯上作乱被官军剿灭。城子村为汉、彝、苗三种民族杂居，历元、明、清各代，“不知有汉，更不知有魏晋”，民风淳朴，一直严守自己的桃源世界。

出于对地方民族文化的热爱，也是对自杞国的孜孜追寻，来自泸西、弥勒、师宗以及贵州黔西南的一些有识人士，克服各种困难，尽力发掘搜览地方文献及实物资料，展开探讨研究，作出了许多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学者如云南科技出版社资深编审侯德勋先生、《假日旅游》编辑部主任张金明先生、泸西县文联杨永明先生等。尤其侯德勋教授，其专业特长是有关林业科学学



宋代自杞国

——一个神秘的彝族地方政权

科的研究及编辑工作，但后期及退休之后主要精力即转入地方民族史的研探，经过十余年的辛勤耕耘，凝聚其心血的研究成果《自杞国陶石文化》基本成型。经与诸多同行学者相互交流讨论，决定充实力量，增加白兴发及张纯德两位彝族史学者，以课题形式继续攻关，深入研究。两年多来，三位学者相互切磋，共同探讨，查遗补缺，在原基础上继续深挖，学术上尽力突破创新，终于写成这份洋洋洒洒60余万字的《宋代自杞国——一个神秘的彝族地方政权》。

《宋代自杞国——一个神秘的彝族地方政权》共分三篇。上篇“自杞国陶石物质文化”，分四章叙述自杞国概况、陶文化、石文化及人文自然遗迹。中篇“自杞国乌蛮历史文化”，以六章篇幅详述自杞国崛起、乌蛮抗战、战马古道、广西路改土归流、南明黄昏轶事、文献研究及有关媒体报道内容。下篇“自杞国的再现”，以乌蛮三十七部演生时空、圭盘地貌与弥鹿自杞、“易龙屠城”因果、南宋时期夷化的陶石文化遗存物为题，专题性进行探讨介述。附有自杞古王国足迹追寻，这也便是自杞国的大事录。余论“宋代自杞国的前世今生”，以难得的文献材料及图片资料，力图将自杞国的研究与古蜀国三星堆文化相联系进行比较研究，对自杞国的主要族群撒摩都（岱么徒）及其后裔分布情况作了诠释解说。

本书定稿之时，正值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2015年度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评审，本书参评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得到了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通过立项并获得部分出版资金资助，后经社会各界有关部门及人士的大力支持，才使本书得以最终付梓印行。在十多年的研探和撰写过程中也得到很多人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深情的谢意。

学无止境，探索无垠。自杞国的研究，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任务艰巨，本书力所能及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尝试，但要攻克这座神秘的文化宫殿，还有待于更多专家学者及各方人士的智慧和勇气。

目 录 MULU

上 篇 自杞国陶石物质文化

第一章 自杞国概况	8
一、源流	8
二、都城	10
三、时间	10
四、国王世代	10
五、地理范围	10
六、经济支柱	11
七、弥鹿川土司活动中心变迁	12
八、历史的亮点	14
九、自杞国由来及其大事录	15
十、寻思玄妙历史文化	16
第二章 陶文化丰富多彩	17
一、陶器文化起源和分类	17
二、自杞国的陶器	18
三、自杞国陶器的文化内涵	70
第三章 石文化蕴蓄深邃	81
一、石器文化起源和分类	81
二、自杞国的石器	82
三、自杞国石器的文化内涵	142
第四章 人文自然神秘遗迹	149
一、人文遗产	150
二、夷人神秘的天菩萨	152
三、磬传佛音	155
四、石灰岩地貌“漏江”原生景观	157

**中 篇 自杞国乌蛮历史文化**

第一章 自杞国史事考述	169
一、鸟蛮三十七部与自杞国势力的崛起	169
二、自杞国族属及地域	171
三、自杞国国王与都城	175
四、自杞国社会	177
五、自杞国经济与军事	178
六、自杞国的覆亡及其在宋蒙战争中的作用	179
七、余论	180
第二章 独雄于西南诸蛮的自杞国	182
一、三十七部与大理国段氏的三次盟誓	182
二、鸟蛮起兵攻鄯打击高氏专权	184
三、战马古道文化	185
四、元蒙时期的鸟蛮抗战	188
五、元蒙滇事诗文精典	193
第三章 乌蛮广西路“改土设流”	196
一、明代云南行政机构变革	196
二、元末明初的广西路	198
三、改土设流的广西府	202
四、封建领主制度的瓦解	211
五、历史记忆与未来前景的连接	213
第四章 南明黄昏轶事	216
一、维摩之变	216
二、永明王之死	217
三、南明官印	217
四、咒水之难	218
五、大学士雷跃龙	218
六、黄昏宴散	219
第五章 自杞国研究巡礼	221
一、部族或地方研究	221
二、历史文献的研究	225
三、物质文化的研究	227
第六章 社会互动 共探秘史	235
一、传媒先导 共寻古国	235
二、南宋时期“金缕玉衣”	235

下篇 自杞国的再现

第一章 “乌蛮三十七部” 演生的时空	245
一、白话开篇	245
二、探寻“三十七部”出现的人文生态环境	245
三、赏析“廿三世猛虎豁出圭盘旷宇”	248
四、滇东爨后五百年历史缩影	250
第二章 圭盘地貌与弥鹿自杞	251
一、圭盘旷宇	251
二、青山乌蛮	252
三、弥鹿自杞	252
四、历史回声	262
五、古代作坊朦胧影	266
第三章 “易龙屠城” 因果探	275
一、一个正史无载的命题	275
二、一字之失成千古恨	279
三、一弟一兄以身殉国	280
四、一道沉没的蒙古精兵	280
五、一将一君谁惹的祸	281
六、一国一都尽遭灭毁	282
七、一段历史坎坷缥缈	283
第四章 南宋时期夷化的陶石文化遗存物	285
一、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85
二、交流文化发生的时空	287
三、夷化的优选条件	291
四、自杞国历史文化遗存物	292
五、脉络相通的西南夷物质文化	301
自杞古王国踪迹追寻录	315

余论 宋代自杞国的前世今生

一、自杞国前世与古蜀国关系	319
二、释自杞国中的族群“撒摩都”（些么徒、爹摩徒、些莫徒、些摩徒）	327
三、自杞国文明碎片拾遗	330
四、自杞国范围内原生态调查史料	332